

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瑒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邈言十卷論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曾於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惟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也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免約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
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為給事黃門侍郎中
撫軍長史出為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
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
慄黔黎命懸累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
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
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
博洽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一百七十九

梁書列傳七

二十一

許成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終道組而後值道組疑



梁書

列傳

卷之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
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
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
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

二十

梁書列傳八

一

高显

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
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
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
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
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外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
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隊土昭憲身限
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
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
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
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事分寸之末
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
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
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著史遷下室如下官
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
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
竒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平方今聖歷欽明天下
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
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
痛圓門含憤獄戶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太
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
無恨於交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
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

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
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
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
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
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
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
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
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驍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劔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為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為驍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

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驍
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
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
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
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
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拙司徒左
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
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
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
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
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
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明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
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
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
校尉尋爲秘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
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老

見東昏未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
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
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
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為冠
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
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
如故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

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
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
二高祖為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四諡
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
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
并齊史十志竝行於世子為襲封嗣自丹陽尹
丞為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

功復封為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為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為奉朝請充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為當時

三十

梁書傳八

七

黃茂

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為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
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
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取宴安於國危驃騎

三子冊

梁書列傳八

八一

高昱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
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
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
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苟曰
易照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
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
成不加點竄沈約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
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為司徒右長史高祖克
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
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
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
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
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眊昧成飾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
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見而迹
淪驕餉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
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
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
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逢再
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

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
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
守在任清潔見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
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
斛旣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
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
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
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
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
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
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
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
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
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
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

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卒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

三

梁書傳八

十一

丁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獸嘯而清風起故細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笮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兩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

示黔首以鷹鷂婢人倫於豺虎豢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照壁歎疊疊
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徵曰若五音之變
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矐其偷樂恤其
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
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訛狙詐颺起谿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汎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
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鴛鷄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
頂至踵隨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

卿湛士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壳出平原而聯騎居
里閉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
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踊颯沓鱗萃
分鴈鶩之稻梁沾玉墀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
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
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
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感頰涕
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濕燠
則寒兮成暄論嚴枯則春華叢零葉飛沉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紵公子
道不結於通人聲未遘於雲閣攀其鱗翼丐
其餘論駢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離離品
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
典斯則斷金啻於湫隘勿頸之於甘苦蓋是以伍
負濯漑於宰訖張王撫翼燕陳相是皆窮交其

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
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鷄曾史蘭薑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鄉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毛若衡重
錙銖續微粟撇雖共工之鬼慝驩堯之掩義南
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闔林回喻
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
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
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崔公方規規然
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
三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易攜難

所聚二豐也名陷號饗養貞介所羞三豐也古
人知三豐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
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紹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招民譽適文麗藻方
駕曹王英恃雋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
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目且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輯坐客恒滿蹈
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

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
越歸體雒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藪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
呼世路險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斷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爲獨

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傲然絕其雰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
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
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
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
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
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三十七

梁書傳八

十六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謝朓

弟子覽

謝朓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朓背曰具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朓從駕詔使

梁書傳九

余政

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朓謁旣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敷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

肅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肅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以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肅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肅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肅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丞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肅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

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為侍中
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為征虜將軍吳
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
臣皆引參謀策肱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滿時
為吏部尚書肱至郡致滿數斛酒還書曰可力
飲此勿豫人事肱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
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為侍中中書
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
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
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肱早藉
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
衢拂衣林止抱箕穎之餘芳甘顛顛而無悶撫
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
帳褥席俸以鄉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
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肱為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為散騎常侍太常卿竝不屈三
年又詔徵肱為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
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
拙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
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
少傅拙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微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
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禡
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
兼擅其美竝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

三十三

梁書列傳九

四

德裕

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
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
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
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
貧爲恥况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
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
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竝

補臣府軍諮祭酒肫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
阼徵肫為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
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
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肫輕舟出詣闕
自陳既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
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諸雲龍門謝詔見於華
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肫宅醮語盡
懽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於三人送迎相望於

道到京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
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
會詔肫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
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竝固讓
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
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
曰靖孝肫所著書及文章竝行於世子諡官至
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纂頗有

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肱弟滿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

三〇二十一

梁書列傳九

六

卷六

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黥歛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

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
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
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
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
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爲東
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
瀟東海徐孝嗣竝爲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
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
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
罕早卒

二〇九十五

梁書列傳九

七末

張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
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
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
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
子贍之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列傳第十

梁書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

梁書傳十

書永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衡陽太守以南王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作相聞而嘉之引為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為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柘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屠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

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為之延
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昵之如初及祐遇
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
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
世不謂為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
為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
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
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
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為首亮出見高祖高祖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
為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
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為侍中中
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
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
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
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
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
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夏高祖燕

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具聽政思聞得朱卿
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贊尚書左丞范縝起曰
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
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
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
悅御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
正刑白襃一奏晉以明罰况乎附下訕上毀譽
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
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

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
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
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待中臣昂等十人訪
以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
臣朓喪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竝
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
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屢展正立記
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
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

不有嚴裁憲准將頽頹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
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詖里落喧詬周
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
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縷景附
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矛楯
人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
守名拜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
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
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

梁書傳十

四

私訐之談宜寘之微纒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應詣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
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
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
事江柘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
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
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
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

谷噉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貫
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萌彰暴有何可論
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
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
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
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
賻錢三萬布五千匹謚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免祿大夫稷
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

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卽
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具知名時稱之曰
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
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
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
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屬縣人保全
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
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暉爲護軍轉護軍司
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收仍爲別駕時魏寇

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王副尚書僕射沈文
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自時經略處分
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朔將軍南
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
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
師退稷還荆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
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
兵及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

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
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
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充州諸軍事南充州刺
史俄進督北徐州兖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
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
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
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
直閭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

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穆為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又為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為度支尚書

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為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為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稷宅以盛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穆清貧手詔不受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

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
胸山詔穆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退進號鎮北將
軍初鬱州接邊陸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胸山
叛或與魏通旣不自安矣且穆寬弛無防僚吏
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穆時年
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穆性烈亮善與人交歷
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
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侯穆者滿水陸穆單
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穆長女楚

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穆見害女以身蔽
刃先父卒穆子嶮別有傳卷字令遠穆從兄也
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
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
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
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
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
交惡旣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

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官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
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
慎居官恭格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
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
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毅有三仁微子去

二百之十四

梁書列傳十

十

張成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
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
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
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
所據矣惜哉張穆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
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列傳第十

梁書十六

列傳卷第十一

梁書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珍國

馬仙理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
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
軍累遷武貴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
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去

王

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
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
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
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
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
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
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
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
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

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
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
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
距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三州刺史將軍
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
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
敗乃入城仍密遣郝崇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
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感恩從義莫敢先發侍中
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

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
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
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
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
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
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綃縠卿體國情
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
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天監初封潯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計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與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貞外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加後軍項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衆將隨齊安陸王蕭繹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繹

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勲至前將軍出爲龍
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
將王肅侵邊仙理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
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
響響應高祖使仙理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於軍
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理猶持兵於江西
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理號哭經宿乃解兵歸
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以戮
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

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羨之俄而仙理母
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理號泣謂弟仲艾
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
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理每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
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丈夫爲時所知當
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
輔國將軍宋安安蠻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
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滄涯縣伯邑四百

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
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
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
胡遊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
遣直閭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
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
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
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

三十三

梁書傳十一

五

魏

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琕坐徵
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
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朐山民殺
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
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
破之昶遁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二收
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
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
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

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
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自為將及居州郡
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
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晁下者同其在邊境
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
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之用高祖雅愛仗之
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
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

三十九

梁書傳十一

六

趙

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為
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為心腹雖
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
稷歸京師稷為南兖州又擢為府中兵參軍始
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
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
造王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
齊自執燭以成謀明
稷珍國即東昏於內
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

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
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脩天監二年
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
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
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
使齊置大劔寒冢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
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
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
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

益州

梁書傳十一

七

廿九

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獫狁租得
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
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
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
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
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
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
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
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

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餘城魏將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傳賢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為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

為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眾雖李牧無以加矣
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曹元瑜居士入梁事迹
詳故不為之傳

列傳第十一

梁書十七

九

列傳第十二

梁書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閤後出補音波樓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徵為中兵參軍

梁書傳十二

二

傳

加寧朔將軍軍次龍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過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閤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閤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